

皇清經解續編

皇清經解集編

皇清經解續編卷九百七十八

南菁書院

學禮管釋十三

當塗夏忻心伯著

釋祭有不立尸者

古者祭祀必有尸祭先自虞始所謂男男尸女女尸是也將牲少牢之饋食又其著焉者也尊莫尊於天然祭天亦有尸

太祝大禋祀

太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

隋蠶逆牲逆尸尚書大傳帝入

唐郊以丹朱爲尸晉語平公祀郊董伯爲尸是也社稷之祭

雖勝國之社猶以士師爲尸則祭地與大社國社必有尸明

矣白虎通載周公祀太山召公爲尸則祭山川有尸曾子問

曰天子蚡未殯五祀之祭不行既殯而祭其祭也尸入三飯

不脩則祭五祀又有尸他如祭墓以墓大夫爲尸聘禮賜饗

唯羹飪筮一尸則凡祭無不有尸可知然亦有不立尸者約而數之其別如左

一爲學宮之祭文王世子凡學春官釋奠于其先師注云周禮曰凡有道德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爲樂祖祭於瞽宗此之謂先師之類釋奠者設薦饌酌奠而已無迎尸以下之事疏云釋奠所以無尸者以其主於行禮非報功也

析按釋奠無尸則釋菜可知釋奠於先聖先師無尸則釋奠於先老可知

一爲婦人廟見之祭士昏禮若舅姑既歿則婦入三月乃奠菜席于廟奧東面右几席于北方南面祝盥婦盥于門外婦執筭菜祝帥婦以入祝告稱婦之姓曰某氏來婦敢奠嘉菜于皇舅

某子婦拜扱地坐奠菜于几東席上還又拜如初婦降堂取筭
菜入祝曰某氏來婦敢告于皇姑某氏奠菜于席如初禮婦出
斂按廟見無尸故其奠菜也與學中之釋菜同又按昏義婦
人先嫁三月祖廟未毀教於公宮祖廟既毀教於宗室教成
祭之牲用魚芼之以蘋藻詩召南采蘋三章於以奠之宗室
牖下毛傳云宗室大宗之廟也大夫士祭於宗室奠於牖下
鄭箋云牖下戶牖閒之前攷特牲少牢饋食無堂上之事惟
天子諸侯有坐尸於堂之禮今釋奠而在堂上之牖下與昏
禮設几於戶外同箋云凡昏事於女禮設几筵於戶外此其義也與其爲無尸亦可
知

一爲喪禮未葬以前奠於尸柩之祭攷士喪禮始死小斂奠太

斂奠既殯朝夕奠朔月奠將葬祖奠遣奠皆無尸三虞而後有尸檀弓喪不剝奠也與祭肉也與謂諸奠之祭肉皆不剝也

析按奠禮無尸故不曰祭而曰奠於文亦手持肉爲祭置酒於其上爲奠故凡釋奠奠菜皆無尸也

一爲遷廟之祭大戴禮諸侯遷廟篇云成廟將遷之新廟君入立于阼階下有司如朝位君升再拜興祝聲三曰孝嗣侯某敢以嘉幣告于皇考某侯成廟將徙敢告至于新廟筵于戶牖閒樽于西序下脯醢陳于房中設洗當東榮南北以堂深君再拜祝聲三曰孝嗣侯某敢用嘉幣告于皇考某侯今月吉日可以徙于新廟敢告擇日乃祭焉

析按遷廟無尸故無牲牢但用嘉幣告事而已

一爲釋幣于禰于行于門之祭聘禮使者受書後厥明朝服釋幣于禰有司筵几于室中祝先入主人從入主人在右再拜祝告又再拜釋幣制元纁束奠于几下出又入取幣降卷幣實于笄埋于西階東又釋幣于行遂受命上介釋幣亦如之又聘畢反命釋幣于門

按依注當作釋奠于門

乃至子禰廟筵几于室薦脯醢觴

酒陳席于阼注云不酢於室異於祭疏云正祭時有尸此告祭無尸故異也

斨按凡釋幣釋奠皆無尸五祀之祭冬祀行其有尸者乃四時正祭此祭行無尸因遠行而祭非四時之正祭也以此推之曾子問天子諸侯將出必以幣帛皮圭告於祖禰覲禮侯氏裨冕釋幣于禰皆無尸可知又祭山川之神曰較詩曰取

祗以較周禮大馭曰犯較聘禮出祖釋較祭酒脯其禮與釋幣于行相類則亦無尸可知

一爲庶人之祭大戴禮天圓篇曰無祿者稷饋盧注庶人無常牲故以稷爲主

稷饋者無尸無尸者厭也

一爲殤與無後之祭曾子問曰祭必有尸乎若厭祭亦可乎孔子曰祭成喪者必有尸尸必以孫孫幼則使人抱之無孫則取於同姓可也祭殤必厭蓋弗成也祭成喪而無尸是殤之也孔子曰有陰厭有陽厭曾子問曰殤不耐祭何謂陰厭陽厭孔子曰宗子爲殤而死庶子弗爲後也其吉祭特牲祭殤不舉無胙俎無元酒不告利成是謂陰厭凡殤與無後者祭於宗子之家當室之白尊於東房是爲陽厭

斫按尸必以孫無後者無子何論於孫故但無尸厭祭而已
又按無尸之祭其可攷見者如此

釋弔事弁經服

服間公爲卿大夫錫衰以居出亦如之當事則弁經周禮司服
凡弔事弁經服又曰王爲三公六卿錫衰爲諸侯總衰爲大夫
士疑衰其首服皆弁經以二經校之弁經服者弔事之服也當
事云者當弔事之時也當弔事之時異於居與出之事也公爲
卿大夫之喪其居之時錫衰出之時亦錫衰惟當弔事則弁經
弁經者如爵弁而加環經也居與出則皮弁與此與檀弓大夫
弔當事而至則辭焉不同檀弓之當事據受弔者言言大夫弔
於主人主人適當大小斂之事則辭於大夫此當事據君言言

君爲卿大夫錫衰以居出亦如之惟當弔事則弁經司服職所謂凡弔事弁經服也疏云當事則弁經者君行往弔卿大夫當大斂及殯并將葬啟殯當如此之事則首著皮弁身衣錫衰大夫相爲亦然不當事則皮弁是以當事爲當斂殯啟殯諸事其不當斂殯之時則服皮弁以弔也顯與經不合矣

士喪禮君若有賜焉則視斂注云賜恩惠也斂大斂君視大斂皮弁服襲裘主人成服往則錫衰按弔者之服視主人之服爲變除始死者主人羔裘元冠則易之故孔子曰羔裘元冠不以弔主人旣小斂先變首之笄纚而袒髻髮繼又襲經於序東則弔者亦變首服而加經喪大記云主人卽位襲帶經踊弔者襲裘加武帶經與主人拾踊檀弓旣小斂子游襲裘帶經而入是

也主人成服以後衰裳純乎喪服則弔者始服錫總疑衰之弔服而首弁經也君有賜視士之大斂斯時主人已小斂而襲經君服襲裘可也皮弁不可也小記云諸侯弔於異國之臣則其君爲主諸侯弔必皮弁錫衰是皮弁錫衰專爲弔異國之臣注以皮弁爲弔本國之士似非

或曰雜記言君於大夫大斂爲之賜小斂焉於士既殯而往爲之賜大斂焉君視小斂在未小斂之前主人尙未襲經則君不弁經可知曰經言常制君弔臣喪皆在大斂及殯其視小斂出於特恩非其常也非其常者經遂不詳其制或斯時主人未襲經君皮弁襲裘以往亦未可定然經旣不言無妨闕疑若鄭士喪禮君視大斂之注以爲皮弁襲裘斯時主人旣襲經君何爲

而不弁經乎

又服問疏云君往弔卿大夫當事則弁經若於士雖當事首服皮弁非也弁師云凡弔事弁經服言凡士亦在內非專指卿大夫也大抵天子之弔服三錫衰總衰疑衰爲公卿錫衰爲諸侯總衰爲大夫疑衰諸侯之弔服亦三爲卿大夫錫衰爲同姓之士總麻爲異姓之士疑衰此諸侯之與天子異者也卿大夫但服錫衰以弔士疑衰以弔此卿大夫士之與諸侯異者也又服問但云爲卿大夫錫衰以居出亦如之雜記但云君於卿大夫比葬不食肉比卒哭不舉樂而不及士則君爲士之總衰疑衰只弔時服之平居及外出不服可知亦不爲之不食肉不舉樂矣此又君待卿大夫士之異者也至於當弔事之時只有弁經

並無他服故司服云凡弔事弁經服言凡則賅一切可見弔服無不弁經者又云王爲三公六卿錫衰爲諸侯緦衰爲大夫士疑衰其首服皆弁經王爲士首服且弁經則諸侯爲士豈有不弁經者乎

經之制不同斬衰苴經齊衰以下牡麻經苴經大搗圍九寸齊衰以下之經各去五分一以爲之度此喪服之經也弔者之經謂之環經環經者大如緦之經纏而不糾加於素爵弁之上弁師職曰王之弁經弁而加環經司服云凡弔事弁經服又錫衰緦衰疑衰其首服皆弁經弁經者卽環經也喪服之經無有名環經者雜記云小斂環經公大夫士一也下云公視大斂云云是小斂環經二句專爲弔服言之言小斂而弔則環經諸侯大

夫士皆然注疏以環經爲孝子之經非是孝子小斂後俛尸於堂襲經於序東之經卽大搗之經非另有一環經小斂服之及成服後又服大搗之經也

釋婦人不杖

婦人不杖禮之正也其所以不杖者因其不能病也杖之制本所以扶病天子諸侯大夫士皆爵尊而德優其居喪盡禮鮮不創深痛鉅特設杖以扶之所以優尊者故曰杖者何爵也然無爵而主喪哀痛之心則一痛甚則無不病因亦制杖授之故曰無爵而杖者何擔主也至不爲主之子悲傷之心與爲主之子同其身病體羸亦無不同故曰非主而杖者何輔病也然則輔病之義通於上下矣惟童子婦人不能病授之以杖是僞也故

傳申之曰童子何以不杖不能病也婦人何以不杖亦不能病也此二句傳所以補經文之闕也經詳列成人之喪而無童子童子之衰經與成人同其異者在不杖婦人之衰經亦與男子同其異者亦在不杖故斬衰苴杖惟妻爲夫妾爲君女子子在室爲父子嫁反在父之室爲其父母此四婦人不杖疏衰三年削杖惟母爲長子不杖作傳者恐人見經文列服有杖疑婦人亦與男子同故特發傳以補其闕是乃周公所制之禮禮之正而亦禮之最初者也後王踵事增益童子之當室者則免而杖於是杖通於童子而問喪特記之婦人亦本不杖後假於有爵而杖之義故喪大記云君之喪三日子夫人杖五日旣殯授大夫世婦杖是也又假於爲主而杖之義故大記又云大夫之喪

三日之朝既殯主人主婦皆杖是也又假於無主亦杖之義故小記云婦人不爲主而杖者姑在爲夫杖母爲長子削杖女子子在室爲父母其主喪者不杖則子一人杖是也此皆後起之禮見於記人之所述非喪服最初之經故不同如此康成惑於服問大小記諸書婦人有杖者多遂謂婦人之成人者杖童子不杖則喪服傳爲不詞而後儒軼轉紛紛之論由是以起矣

釋射侯

侯之制以布爲之有上个亦謂之上舌有侯中有躬有左右舌有下舌下舌亦謂之下兩個而統名爲侯所射者侯中也而鵠又侯中之命中者也侯中之取數以狸步之弓爲之度弓二寸以爲侯中九十弓者侯中丈八尺七十弓者侯中丈四尺五十

弓者侯中十尺又參分侯中之一以爲鵠侯中丈八尺者鵠方
六尺侯中丈四尺者鵠方四尺六寸大半寸侯中十尺者鵠方
三尺三寸小半寸凡此侯制大射賓射燕射之所同也天子大
射於丈八尺之侯中除鵠六尺外以虎熊豹諸皮飾於布上又
別以皮六尺棲於中謂之鵠司裘王大射則其虎侯熊侯豹侯
設其鵠是也下云諸侯則其熊侯豹侯卿大夫則其麋侯皆設
其鵠制與天子同但尺寸之大小不同耳註云侯者其所射也
以虎熊豹麋之皮飾其側設於布上又方制之以爲臺與準同說文作
壇謂之鵠著於侯中此侯中謂六尺之地也攷工記梓人張皮侯而棲鵠
卽大射之侯皮侯者以虎熊豹之皮爲侯棲鵠者又制六尺之
皮棲於侯之中央也此大射之侯可以攷見者如此賓射異於